

## 在蒙城北乡的冬麦田里(外一题)

许辉

从庄周故里蒙城县北乡的芮集、坛城到濉溪县的白沙、临涣,再到涡阳县的石弓镇,连续两个早晨,我们都起得较早,因此得见浓重冬霜覆盖在厚毯子一样的冬小麦上的情景。特别是在蒙城北乡,麦田一望无际,长势厚重,村庄甚至都因此可以忽略不计了。太阳不知何时已经露面升空。白白的霜色很快褪去。但当我下到麦田里,侧卧在麦苗上试图拍一张照片留念时,我才发现,小麦的叶梢虽然已经干爽,但土面仍然十分潮湿,我的衣服上即刻留下了明显的水痕。

风不大。田野还有些寒意。偶尔有人驾三轮车,或骑自行车,或开手扶拖拉机,从不怎么远也谈不上近的土路乡道上过去,有的前往乡集,有的则归返村庄。我站在麦田里且喜且忧地看着他们(乡村的主人)和它们(冬小麦和村庄)。他们还是乡村的主人吗?他们也许从来都不是乡村的

主人。他们或许从来只是乡村的主角。在乡村的大舞台上,他们总是出场和出面的,但他们似乎不是乡村的主人。冬小麦好像也不是。拿冬小麦来说,当扬起的最后一木锨小麦中的秕糠被麦场上空热烘烘的夏风吹走的时候,小麦和它们的价格,已经不属于这些劳作中的农人了。它们可能曾经属于天气、属于化肥、属于国家对这种战略物资储备的量、属于战争、属于外交关系,接着它们又将属于消费者、属于稻米产量、属于酒类消耗的高低、属于地球另一端或南半球的农业政策……太复杂了!我的头开始肿大。我要暂时离开蒙城北乡和濉溪南乡的麦田了。我要前往阳光暖照的村庄。

## 在涡河南大堤上

涡河河堤宽阔而宁静,阳光下的麦苗在刚刚立了春的河滩里慵懒地伸展。一位着灰棉袄的淮北老汉,

赶着超出想象的一大群绵羊(大约百余只,在淮北区这绝对算超大的一群),在河堤里让它们慢慢地晃着,吃枯草。

涡河此刻是安澜的。

但如果夏汛来得早且大,河滩地里的麦子就很难保得住。这叫人想起来有点儿心里疼。

河堤外是更宽泛的慵懒的冬麦田。我想象我能轻飘了轻飘了隐逸去……呵,我这隐于“野”只是一种小小的小小的隐呢……隐于市,或隐于党政机关,才算得上中隐或大隐吧?隐于冬麦田自然不会再有酒喝,好在杯中物并非我之所愿。或者让我化为老汉手鞭下一只埋头啃草的小羊更为可取:间或偷吃几口田里的麦苗,那种甜滋滋的味道,一定特别可口、可情、可心。其实心隐了,也就是隐了,不在乎别的。再说隐不隐的,或致力于素食,当下实在已经不那么盛行了。我还是向西南走我自己的路罢。

## 「弱者」的智慧

张永生

在澳洲,强悍的烈马,很难驯服,命运反而短暂,通常被杀掉吃肉,而温弱的母马,往往却能被利用,驯服后在赛场上很有可能成为一匹夺冠的快马。快马得势,反而是建立在最初的懦弱上。

在美丽的海滩上,有两种螃蟹,一种非常凶猛,不知道躲避危险,挥舞着两只大钳子,跟谁都不敢对抗;另一种是温和的,不喜欢抵抗,遇有敌人,便翻过身子,任你怎么踩、怎么叨,它都不理不动,一味地装死。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强悍凶猛的那种螃蟹,成为了濒危动物。面临绝种而性情温和、抵抗力较弱的那类螃蟹,反而繁衍昌盛,遍布世界许多海滩。动物学家研究得知,强悍凶猛的螃蟹,因为好斗,在自相残杀中,首先灭绝了一半,其次是自恃强悍而不知道躲避,被天敌吃掉了一半。而貌似软弱的那类螃蟹,因为善于保护自己,反而扩大了自身。

自然界中的这些现象告诉人们,凡事如果逞强好胜,往往会弄得头破血流;但如果适当示弱,则很容易被别人接受。因此,做人做事,懂得适时地示弱,会成为最后

的赢家。

在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中,有三国刘备屈皇叔之尊三顾茅庐,终于得到了诸葛亮誓死效忠;西汉韩信忍胯下之辱,最终叱咤风云,成为一代名将……

示弱是一种心理,也是一种美德。大海之所以成其大,是因为宽广,它居于最低处,从不张扬,所以能纳百川。人也是如此,有时适当降低自己的“高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弱是柔软,是可塑的,甚至是张力,往往更有回旋的余地。强是刚硬,极易折损。

放下架子,做个“弱者”,也是人生在世心态平和的出发点。甚至是为入处世不可缺少的需要,更是一种品质。如今很多人都爱表现出强者的风范,总是以我是老大的面貌出现,往往碰得头破血流。而以弱者的姿态行事,人自然会谦虚谨慎,别人也会乐意接受,反而会使事情顺畅。

我们做人,做事,如果能够时常约束自己,以一种弱者的姿态出发,以弱者的面貌把握自己,弱在外表,而强在内心,定然无往不利,成为永久的赢家。

## 一条河的闲话

王贤友

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关于它的记载在甲骨文和钟鼎文里就有了。它孕育了一个民族——淮夷,留下了人类文化遗址竟达一百多处……

这条河流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以什么推动人类的前进?是学术构成?是思想追求?是价值理念?是主义还是伦理?也许,就是以泥沙俱下、大浪淘沙的气势和胸怀,驱动社会前进的车辙!

淮河不断遭受泥石流、山洪问题,以及人为的破坏,但它仍然为我们带来熟悉的泥土,浓烈的乡情,亲切的乡音,和无数慑魂的故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矗立在中华民族之林。

那些生在淮河边,长在淮河边的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学的细胞……

如流过冬,流过夏,也淌过东,淌过西的歌谣“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我家就住在正中央……”

在另一首歌谣“说奇怪也不怪,行善积德能发财;作恶终究没好报,头秃眼瞎理应

该”的背后,是一个不曾被扼杀的故事。是说淮河岸边的潘郢村的李老汉为人忠厚,不论本村哪家遇到困难,他都解囊相助。哪怕家里有一碗饭,也会分半碗给揭不开锅的穷人吃。一天他在洗脸盆里发现有一棵树的倒影,树下有一只鞋,此景很像他曾见过的一样,于是,他找到了那棵树……从此,他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但他助人的一颗心依旧。这就是流传在淮河边的民间故事《积善树》。

对于这个故事,有人认为是保护,它传承着我国人民朴素的价值观,行善,助人为乐,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要摒弃,它宣扬的是因果报应,是迷信,是“糟粕”。

其实,它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面对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要辩证客观。对于糟粕,当然要摒弃,不要保护。但是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谁来判定?不但时间会对糟粕有不同的看法,空间也会使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对美的要求不同,审美观也有很大的差异。当人类在经历观念的反复之后,堪称现代人对文化起码要有一个基本意识,文化是多元

的,自己不喜欢不一定是糟粕……

我们的传统哲学告诉我们,对待传统文化,要讲究容忍,包容,要有度量,要有涵养,要有历史的眼光。

这就像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会打捞到一些大致相同的残砖断瓦,它们验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哲学论断。

至此,我们明白了我们眼前的淮河,它流过秦汉明月,淌过唐宋诗词,也漂过我们不知道的舟楫鱼帆。

假如,外力不去设法改变淮河,它就会沿着自己的方式流淌,也会抛弃一些东西,沿途吸纳一些新东西,以保持自己的生命生生不息,流向长江,归于大海。这是否像我们的传统文化,以自己的方式传统下去?

在淮河边散步,就如我们以一种方式和速度向现代化奔跑。奔跑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奔跑时,身为中国人,不能把爷爷奶奶给我们穿在贴身的小棉袄也给“跑”掉!

有媒体竟称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是“香蕉”,意思是说他们有华人的长相,其思想、观念已是美国化了。这种“香蕉”现象,也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民族确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却找不到有五千年的房子……

我们不会成为人类文化的又一个遗址吧?!

## 年说

张莹

年的美妙,在于醞酏的亲情,在于浓浓的烈酒。

经过春夏秋冬一年时间的炖煮、发酵,年的味道,在白雪和红灯笼的映衬中演绎得滋味绵长,让奔波的游子心生向往。

淮北平原,白杨林的尽头,荒草蔓延的坟边,父亲哽咽地呼唤:“娘,我来看看你了!”

皖西小镇,挂着红灯笼的庭院,白发的婆婆出神地凝视着小孙子无厘头的玩闹,咧着嘴,无言地微笑,无言地落泪。

这是今年春节触动我内心的镜头。这些瞬间带着温度留在记忆深处。惆怅和温情杂糅的感觉一如卞之琳的那首诗:“最好黄昏里回来/轻轻地推开了房门/走到炉边/谈尽了天的两三个朋友身边/冷不妨在哪个的肩上一敲/敲散我们的迷惘/让我们抬起倦眼/见到你冷风里带回来酡颜/在含笑。”

小的时候,盼望过年,为了新衣、美食和压岁钱;现在,盼望过年,为了在一年快节奏的压力中寻找短暂的慢生活,为了感恩、祭祖、放空、

休憩。也为了汲取贴心的慰藉和生存的力量。所以春运一直被誉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类大迁徙。一个月的时间里,30多亿人次的人口投入这场浩浩荡荡的流动。不就是挤吗?没关系,反正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从来没有宽敞过。我们从小挤到大,从来不乏憋屈环境中挣扎的能力,何况车票引领的方向是亲人期盼的目光。

哪怕外面风雪连天,哪怕山高水长途遥远,回家过年,就像回到母亲温暖的子宫一样安全,那是我们生命开始的地方,我们放下盔甲,掀去面具,丢开社会角色,贴近生命的原色,做回一个纯粹的自己。

团圆桌上,酒入愁肠。年,就是亲人间火辣辣、热乎乎、大着舌头的一声问候。

别看洋节炒得再火,哪能像春节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心房。回家团圆,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回归,是一个民族心中最柔软、最温暖的寄托。

除了奔波忙碌,我们还需要点什么。年,帮我们实现。

